

小浪子

金庸著



十一

小痴进入秘道，一阵阴森含有铁锈味已冲鼻，行过十数丈，已抵一间秘室。

秋海棠道：“秘室中有食物和饮水，以及书籍、神典，你们饿了可以服用，最主要，必须把神典背熟，那是当真神必须了解的。”

小痴满口答应：“没问题，背书我最行了，不必要等到七天吧？”

秋海棠笑道：“这是教规，两位就勉为其难，七天后，我再来接你们。”

小痴和西瓜也没什么意见，已步入秘室。

秋海棠却伸手拦住西瓜，轻笑道：“你的在另一间。”

西瓜愕然道：“一起修炼不成？”

秋海棠道：“本来该无你洗炼的份，但你有可能当上副真神，我不得不再为你准备一间，若两人在一起，也就失去洗炼本意了。”

小痴道：“就这么说定，真神和副真神要洗炼的可不尽相同，你要当副真神，就得认命些，去吧！拜拜！”

他已步入门内，连石门都带上。

秋海棠已将秘室上锁，随即招呼西瓜，含笑道：“跟我来。”

西瓜无奈，而在副真神的吸引下，也跟着秋海棠往秘道行去。

密室里透着一股淡淡甜香，黯红光线从石壁小夜明珠透出，就像步入温暖闺房般。

里面有柔软的床，以及书桌和小平桌，书桌摆了不少旧书册，想必就是神典。小平桌则放满了瓶瓶罐罐和食物。

除此之外，四面皆是冷硬石壁，活似个监牢。

小痴检查一番食物，觉得只是普通美酒之类东西，未再加料，也甚安心灌了几口酒，然后舒服地躺在床上。

“这叫什么洗炼？简直和度假差不多！”

享受一阵，突然想起要背典籍，马上拿过神典，翻开一看，不禁愣住了。

第一页，画的一幅如八卦又似年轮的图案，正是他用来摄取慕容红亭心神的图案。

他惊道：“摄心图？！怎么在这里？”

再往下翻，果然连“摄心咒”也有。急忙又抓住另外几本书瞧瞧。不禁脸也红了起来。

其中不少绘有上了色，惟妙惟肖的美女春宫图，让人见之则血气翻腾。

他红着脸道：“他们为何要叫我看这些东西？”

袍子现在破得不像话，只好抛弃，撕下一块床罩，勉强裹在身上。

他自嘲笑着：“真是天作孽！”

走向平桌，拿起干肉片，就已果腹，而望及美酒，突有所觉：“这酒……怪怪的！”

他小心翼翼地倒出少许，尝了又尝，终于被他尝出眉目，

其中放了不少春药之类东西，难怪他喝了以后会作那种香艳的梦。

他不敢再喝，将酒有计划的倒在床下，以免被发觉。

然后他又开始背神典，有了一次香艳的“作爱”，现在看起来已感受不会那么强烈。

愈看他愈感到奇怪：“这些都是一些迷心慑魂方法，他们为何把它当成神典？难道真是怪物？”

他已生疑，又想及“要命郎中”那种邪恶手段的人都拜在真神门下，还有那些神像都充满邪气，如今又见着这些淫书，摄心咒，聪明的他已有了感觉，不再像未进门以前那股兴奋而冲动。

“我得先弄清楚他们到底在搞些什么再说，免得像那要命郎中变成了怪兽。”

心灵有了准备，他也懒得再认真背神典，只利用强记，把神典拆散，一段段的背，然后再组合，以免又中了邪，失了心。

现在他担心的倒是西瓜，不知他现在处于何种情况下？

小痴想偷偷打开门，然却无法得逞，只有等七天后再说

了。

也不知又过了多久，忽然门外传来开锁声。

小痴闻及，立时故作昏迷的倒在地上。

门已启开，秋海棠已现身，她换了一袭白衫，显得更加俏丽。

望着小痴，她竟也觉得困窘而脸红，然而她很快倾下身軀，探视小痴情况，觉得甚满意，竟然在他脸颊亲了一下，含情的笑起来，随后再替他套上另一件同样式的长袍。

她很快又将弄破的床单换掉，触及床单，她也感到一阵

娇羞，似乎真的和小痴作了爱似的。

其实见着此景，只要不算太笨，也该猜得到小痴曾经作过什么美梦，难怪秋海棠会不自在。

换过床单，收拾收拾，她才将小痴扶在床上，随后念念有词。

小痴闻言，知道他像在叫醒自己，也慢慢睁开眼睛，故意装作被摄了魂，呆滞的瞧着石壁不动。

秋海棠见状，甚为满意，笑道：“死冤家！没事想当什么真主？也不怕把命丢在此？”

骂归骂，她很快又念咒语，随后已开始问及小痴出身背景，以及种种事情。

小痴暗道：“原来想身家调查？我就给你乱扯！”

他虽然胡扯，但说的也是头头是道。

秋海棠本已问及他作艳梦之事，不知怎么，又觉得困窘而作罢，如此也解了小痴的窘涩。

问得差不多，秋海棠才把小痴摆回床上，又是亲他嘴唇一记，含笑道：“你好好休息，我马上回来！”

说完话，她已拿着破床单退出屋外，上了锁，洋溢喜悦的离去。

小痴伸手猛往嘴唇擦，不知呸了多少次，叫道：“恶心！这么肉麻！”

反正也擦不掉了，他只好躺着，希望秋海棠快点来，带他离开这鬼地方，至少可以试探西瓜消息。

果然，秋海棠只耽搁半刻钟，已去而复返，打开石门，已将小痴带往秘道深处。

不知经过几道暗门，前面已出现透亮光线。

是一个不算大的厅堂，西瓜被绑在左侧石柱上。莫拉真

神坐于最里侧太师椅，见着秋海棠走近已起身，笑道：“效果如何？”

秋海棠含笑道：“还不错，真神试试就知道了。”

莫拉真神瞧着小痴呆愣模样，也甚满意的笑着。

西瓜可不一样了，焦切地叫着：“小痴你别愣头愣脑，他们哪要你当什么真神？他们想利用你打天下，我不答应，他们就把我给绑起来，还说什么要把我交给要命郎中，变成娇怪兽人，真他妈的全是一群猪狗羊！你千万别上了当。”

小痴仍是痴呆，但心头已有了准备，见着西瓜无恙，也安了不少心。暗道：“原来真主是专门搞这些的？我得小心应付才是！”

莫拉真神见小痴没反应，已狡黠一笑：“大西瓜，你也别全说坏的，本真神原就是要他继承真神一职，并非真的在利用他，为了本教，他该出点力，作点牺牲也是值得！”

西瓜叱道：“那你为何迷失他本性？你存心不良！”

莫拉真神道：“这只是一时之计，我要看他到底是否真心信服本真神，另外，我还得试试能否控制他，否则他接了真主位置，胡作非为，那还得了？试验过了，我自然会恢复他本性。”

西瓜骂道：“谁相信你的鬼话？”

莫拉冷笑：“到这个时候，你只有相信了。”

西瓜又急叫：“小痴，你干什么蠢种？两下下就被摆平了？快宰了他们！还发什么愣？”

秋海棠道：“你就想想你自己吧？我本也可以把你弄成这个样子，不过你另有用处，所以只好把你留下了，只要你答应归顺，说不定我会放你一马，你觉得如何？”

西瓜冷笑：“放屁！落入你们手中，我早觉悟了，归顺你

们，保证变成善人，我才不干！”

秋海棠道：“那我只有把你拿来当作试验品了！”

她要把西瓜如何试验？

莫拉真神已残酷笑道：“开始吧！”

秋海棠道声“是”，然后转向小痴，交给他一把锋利匕首，含笑道：“去把西瓜给杀了！”

小痴闻言，心头为之一愣。

用西瓜来试验小痴是否受制，再恰当不过了，因为小痴若清醒，一定不忍心杀害西瓜。

小痴此时内心正百般煎熬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若不刺，马上就得暴露身分了。

他仍然呆痴地走向西瓜，匕首抓的笔直，似真要刺杀猎物般。

西瓜哭丧地叫着：“小痴，我并不怕被你杀，我只是为你不值，这么样的就任由他们摆布！实在有失面子！”

小痴甚想掴他两个巴掌，教训他乱开口骂人，他已逼近不到三尺。

莫拉真神和秋海棠都露出满意笑容。

西瓜仍骂个不停。

突然间，小痴已猛然刺往西瓜小腹，任何人都感觉得出，那把匕首已穿入血肉之中。

西瓜已呃的闷哼，头也软了下来。

莫拉真神此时已哈哈大笑：“好！很好！果然十分有效！”

秋海棠也满意一笑，往小痴走去。

谁知事情有了变化——

小痴突然一个巴掌打向西瓜，叫道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口水掉到我头上？”

原来西瓜低头下垂之际，不小心流了口水，正好滴在小痴头顶，倒把小痴给滴的受不了而叫出声音。

西瓜也醒了过来，干笑道：“全是意外嘛！”

莫拉真神和秋海棠见状，已愕然睁大眼珠，不敢相信小痴会醒过来。莫拉真神已站了起来，急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也不知……”秋海棠讷讷不知如何回答。

小痴转身，摸着头顶，叫道：“他的口水掉到我的头顶，怎么回事？”

莫拉急道：“我是说……”

他本想说小痴为何会醒过来，小痴却截口道：“说什么？难道口水会是你的不成？”

秋海棠已醒了不少，惊叫道：“你没有被摄心？！”

小痴叫道：“摄什么心？口水一滴，我就醒过来了！”

他已往西瓜渐渐靠去。

其实他如此先声夺人，并非全在捉弄对方，而是想引开对方注意力，以让西瓜有办法挣掉缠在身上的绳索。

当小痴匕首落入西瓜腹部时，已切断一条粗索，西瓜也为之察觉小痴并没迷失本性，高兴之余又要配合演戏，是以才不小心掉了口水，小痴也被滴的无法自制而掴了一巴掌，事后只得借题发挥了。

缠在西瓜身上有四五道绳索，在小痴先声夺人之下，他已挣脱其他数道以脱身。

眼看小痴靠了过来，虽然上次受伤仍未痊愈，但逃命要紧，也顾不了许多，拉着小痴右手急叫：“快溜！”

两个人已窜往左侧一道拱门。

小痴也不客气，匕首射向莫拉真神，大喝：“看迷魂刀！”话未落，人已闪入拱门。

莫拉真神此时才完全醒来，劈掉匕首，已急喝：“快追！别让他逃了！”

其实不用他说，秋海棠已追了出去。

小痴和西瓜逃出拱门，紧连着是条长廊，空无一人，两人庆幸的往尽头疾奔。

谁知一个转角，七八名武士已拦在该处，两人不得不倒退，突又见着秋海棠，只好往左边厢房撞了进去，还好空无一人，随后又从另一头窗口掠出。

前面已出现花园天井，不假思索，两人又往前狂奔。然而一连窜过了三座厢房、花园，仍是找不出通路，也无人追赶，小痴已起疑。

“难道会有奇门阵势？”

他仔细一瞧，果然发现此花园及房屋暗含阵势，赶忙找了左侧一道厢房和厢房之间的细长小巷奔去。

满以为找对了门，岂知方跑至尽头，秋海棠已笑盈盈的在那里等着：“出来吧！你逃不掉的！”

小痴干笑道：“我再试试！”

赶忙和西瓜又往回奔，然而为时已晚，几名武士已迎面拦阻而来。

小痴苦笑道：“拼了！”

大喝一声，他和西瓜已攻向秋海棠，希望能一举擒。

岂知秋海棠早有准备，轻盈往后掠退几尺，右手轻轻一挥，一张足可罩住整个天井的大网已落了下来。

任凭是武功多么高强的人，此时恐怕也无法走脱，因为这网正好将天井封得密不存缝，如何能钻脱？

小痴和西瓜只好认命的又落入罗网之中，连拼命的机会都没有。

武士很快将两人连网的裹住，提往秋海棠前面。

小痴赞叹道：“你这张网可说是天下少有，让我大开眼界了。”

秋海棠笑道：“你很看重我？”

“要不然怎会选你当真神继承人？”秋海棠道：“你现在还有机会，你愿不愿意？”

“愿意！”小痴答的很顺口，就和上次一般认真。

秋海棠瞧着他，笑的甚甜：“白小痴你实在让人又爱又恨，我明明知道你在说假话，却又心甘情愿的宁可信其真。”

小痴急道：“我可是说真心话！不然，我们可以从头再洗炼一次。”

秋海棠稍微脸红，或许是想起偷吻小痴一事，她道：“第一次不灵，就得另求其他方法了。”

“也不一定，像我通常都习惯灵第二次的！你不妨再试试，要不行，再换别的方法如何？”小痴说的真像那么回事。

秋海棠轻笑不已：“你很会说话！”

“你答应了？”小痴急道。

“答应了！”秋海棠笑道：“我答应先关你几天再说！”转向护卫：“带下去！”

护卫道声：“是！”提着两人已往左侧走廊行去。

小痴和西瓜挣扎不已，小痴尖叫：“坏女人、色女人、骚女人，你敢偷亲我？不要脸！你谋杀亲夫，我说的是真心话——放开我……”

秋海棠默然的听他吼叫，长长一叹，也步入一间厅堂，准备回报莫拉真神。

地牢内，阴森黯淡，腐味甚浓，一排大约有七八间铁栅

牢房，小痴和西瓜被关于第三间。

守卫只在门口，是以此处甚为沉静，连烛火都没有，幸好是白天，仍能看清四周。

小痴躺在地上，悠哉道：“好啦！总算天下太平了。一切灾难从此一去不回头。”

西瓜抱怨道：“每次跟你混，没有一次不吃瘪的！什么灾难一去不回头？这可是人家的牢房，亏你还有这个心情？”

小痴轻笑道：“住在这里，至少比送给怪兽郎中要好的多了，你先别愁眉苦脸，现在是斗智不斗力的时候，这方面我很有信心。”

他已想及秋海棠有求于他，不会那么快加害于自己，在谈判之间，勾心斗角，他可内行得很，必定有机可乘，是以仍处之泰然，并无多大惧意。

西瓜叫道：“什么天下第一聪明？什么要找怪兽郎中医病？然后就可恢复武功，统治武林？全不是那么回事，早知道也在九千和尚老巢修炼，说不定我已悟道成正果了！”

小痴干笑道：“我哪想到‘要命郎中’会是这么个要命法？纯属意外，请多多包涵！”

西瓜瞪眼：“你的意外特别多！”

小痴干笑道：“下次不会了！至少我会尽量改进！”

西瓜再抱怨几句，也说不出什么让小痴难堪的话！随即转变话题道：“你当真不想逃了？”

“想啊！”小痴道：“总得要有个法子才行！”

西瓜稍点头，已站起来，四处走动，想找找看有无脱逃可能。转了几圈，觉得铁栅又粗又硬，根本不可能开脱，复又往隔着一道铁栅的二号牢房瞧去，他已发现那里关着一位老人。

他觉得探点消息也好，已出口叫道：“老头！咱们碰个面吧！”

声音甚尖，已把老人惊醒，他再瞧向西瓜，突又搓揉眼睛，想看个仔细，已愕然叫道：“你是那人称‘无毛西瓜’的西瓜？！”

西瓜闻言也愣住：“你认识我？！”

小痴也惊愕爬起：莫非他乡遇故知？”赶忙瞧向老人：“你是谁？”

老人轻轻一笑，站起来，举止不俗地走过来：“老夫慕容红亭，你们该不会如此健忘吧？”

“慕容红亭？！”

小痴和西瓜大为惊讶，几个月前被他俩绑在树上，然后无故失踪的慕容红亭，会好端端的被囚在此？

他俩不敢相信地再瞧个清楚，已确定他是正牌货。

小痴愕然道：“你不是在爬树，怎会爬到这里来？”

慕容红亭苦笑一叹：“老夫也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莫名的到了这里。”

小痴和西瓜对望一眼，已窃笑起来，心中所想的是：“也许是那一棒把你打昏了！”

西瓜道：“经过了这么久，你总该有点心得了吧？”

慕容红亭道：“老夫猜想，他们是一个组织，正想进犯中原武林，捉我，只是一个开始。他们也曾逼我归顺，但老夫一直不答应，也就一直被关在此处。我只知道那么多而已。”

小痴道：“他们叫‘莫拉真神’，你听过这个帮派？”

慕容红亭道：“这是代表异族信奉的‘莫拉真神’，就等于是法师，本来不是个帮派，也许他心怀野心，才自组帮派，以前并没听过。”

“这么说还是新的喽……”小痴又问：“那他们如何继承‘真神’一职？”

慕容红亭道：“新帮派，老夫不知情，但以旧规矩，继承者必须是本族人，而且从小就要受洗，再当上‘护神使’，也就和中原的‘长老’性质差不多，然后才有资格继承‘真神’。”

西瓜已戏谑道：“小痴，你若当上了再到我孙子家里通知一声，我决定不干副真神了！”

小痴也明白秋海棠他们如此草率不遵法理的找上他，是另有图谋，不禁也狂笑不已：“不当也罢！省得我儿子嘲笑我虚度青春，到老了才出人头地？”

慕容红亭不解道：“他们抓你来当‘真神’？”

小痴瘪笑点头，随后将一切说了一遍，又道：“看样子若不当，他们不会放过我。”

“他们何尝放过任何人？”慕容红亭有感而发：“这些人手段极为邪派，不达目的，似乎绝不肯善罢干休！否则老夫也不会困居此地如此之久。”

小痴喃喃点头，随后又问：“你不想逃？”

慕容红亭苦笑：“试过，但无计可施。”

小痴目露邪光，一副奸诈相，道：“你的武功可还在？”

“被他们制住了。”

“总该记得如何运功吧？”

慕容红亭哑然一笑，练了一辈子功力，岂会忘记？不禁多望天真的小痴几眼，含笑的点头，却不知小痴在打何种主意？

小痴满意笑着，贼头贼脑地说：“反正你也出不去，何妨把你的‘玄天神功’传给我？以免有失传之虑！”

到此地步，他还念念不忘偷学功夫，实让人啼笑皆非。

他又何尝想过自己是否能逃脱？这功夫，慕容世家弟子也有不少人学习，岂会如此就失传。

西瓜也凑起兴趣道：“老前辈，这可是你唯一的机会，请好好把握！”

慕容红亭干笑不已，也穷于应付两人。

小痴歉然笑道：“你可别把上次那件事放在心上，用木棒，那是不得已的措施，现在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是要相互帮助的，你说是吗？”

“话是不错，可是这武功……”慕容红亭也为本门武功只传嫡亲而困扰。

小痴道：“总有例外嘛！生死攸关，是值得商榷的！”

西瓜道：“不如咱先答应作你女婿，你就无这层顾虑了！嫁的不行，入赘的也可以！”

他的话使小痴和慕容红亭都一愣，他却更形得意的笑着，以为想出了好方法。

小痴想及慕容玉人那副“恰劲”，心头就起毛，不由得叫道：“要当你去当，我可不干这种事，还‘入赘’咧？多失男性尊严？”

西瓜道：“这只是权宜措施，不高兴，咱们还可以随时休妻嘛！”

小痴白眼道：“你入了赘，要休谁？是她休你，还是你休她？要是她不休夫，你就惨一辈子喽！”

“这……”西瓜干笑道：“我一时没想那么多……不过也全没办法……到时可以逃走……”

“逃？亏你还说得出口？”小痴两眼瞪得更大，一副责罪样。

慕容红亭无奈直笑：“其实婚嫁也不成，本门功夫只传嫡亲，不包括女婿，两位要失望了。”

小痴给了西瓜一个拳头：“听见没有？以后问清楚再说！免得到处乱认岳父。”

西瓜抓着头，干笑不已，道：“我也是一番好意嘛！这不行，只好你自己想了。”

慕容红亭叹息道：“你们当真要学？”

小痴见他语气有了转折，心想可能有希望，霎时猛点头：“那当然！你答应传给我了？”

慕容红亭苦笑道：“如今你我都被囚于此，命运仍是未知……”

小痴抢口道：“你是说若能解脱，你就教我？”

慕容红亭点头道：“如果真能解脱的话……”

“没问题！”小痴雀跃道：“包在我身上！嘿嘿，这门功夫我学定了！”

他好像早有解脱之计，说的如此有把握，看得慕容红亭摸不着头绪。

西瓜赶忙追问：“如何脱逃？”

小痴得意道：“用武功把铁栅扳开不就成了！”

西瓜闻言，不禁泄了气：“你去扳！这铁条足有手臂粗，至少要像我这么壮的两个人才有可能扳动，你高兴的什么劲？”

小痴狡黠道：“对！就是两个人，你和慕容大侠不就两个人了？”

慕容红亭道：“可是老夫功夫已失……”

“西瓜可还在！”小痴道：“他虽受了伤，但休息一下，也就没啥关系，他可以替你解除禁制，恢复你的功力。”

这无异是一大好消息，慕容红亭不禁喜上眉梢：“可是他们手法可能相当特殊，不知能否解开？”

“看多啦！”小痴得意道：“天下功夫，我至少学了七八层，摸也摸得出是啥门路！试着就知道了！”

三人在喜悦之余，小痴已问及慕容红亭受制之状况，然后以西瓜内力一一戳其身上穴道。

经过几小时揣摩试验，终于恢复了慕容红亭功力。感恩之余，他又以充沛内力替西瓜疗伤，直到有人送过晚膳后，天已黑暗，牢内更漆黑一片，西瓜伤势方告痊愈。

慕容红亭擦掉额上汗珠，道：“我们开始扳铁条吧？”

小痴习惯瞧向牢顶一口小窗已甚阴暗，道：“可能已二更天，是时候了……”

说着，三人已合力扳向靠锁之栅杆。因此杆位于两间牢房中央，乃共用的，若扳向小痴这边，则慕容红亭可出去，而小痴和西瓜仍无法挤出牢外，相反的，铁栅缝隙因为弯曲而更形狭窄。也就是说，不论如何，一定要扳曲两条铁杆，三人才能一起解脱。

经考虑，慕容红亭仍决定先扳向自己，以让小痴和西瓜顺利出去。

盞茶工夫一过，栅杆已弯了不少，小痴勉强可挤出去，他已喜悦一笑：“小心扳，我替你们望风！”

他很快溜向石梯，潜出牢外，去担任那所谓的望风工作。

西瓜也在不久后，挤出栅门，爽然的活动一下，朝慕容红亭道：“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到时别忘了传我们武功啊？”

慕容红亭道：“老夫自不会食言。”

西瓜这才高兴的再与他合力扳铁杆。

不久，小痴已贼头贼脑潜回来，还扛了一根黑铁棍，细

声道：“没人，用铁条撬，更省时，快！”

他已将铁棍插在铁栅，利用杠杆原理撬铁栅。

西瓜也过来帮忙，铁棍有手臂粗，八尺长，撬起来甚为顺手，他满意笑道：“早点拿来，不就省事多了？”

有了铁棍，慕容红亭也落个轻松，在里边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只有作势的推着。

小痴一副认真模样：“要合着力道，我说一二三，再用力扳！”

西瓜也甚合作，一二三，如划船般有韵律地扳着。

只扳了三次，铁栅已弯得差不多。小痴满意道：“再一次，用全力，一次解决！”

“好！”西瓜答应的甚有气派，扭动一下手臂，希望能达到标准——一次解决。

他俩认真的配合，鼓足了全力，聚准了精神，异口同声念着：“一、二、三——”

“三”字出口，两人奋力地往后扳。

突然一声尖叫传出，小痴和西瓜已撞往墙壁，铁棍咣啷的往地上掉，慕容红亭已被吓呆。

原来两人用力过猛，不但未把铁栅杆给撬弯，还把铁棍给扳成两截。铁棍一断，无法吃力，而两人又用力过猛，煞身不住，只好撞向墙头。

这还没关系，小痴的尖叫，霎时引起注意，牢外已传来“谁”的叫声，想必已被人发觉了。

小痴尴尬笑着：“我怎知铁棍是生铁的，那么不耐折……”

生铁硬而易碎，只断而不弯，小痴这次又出糗了。

西瓜想骂，又忍不住笑起来：“都是你！拿什么铁棍来？”